

独家责任



郭家大院

美丽乡愁——河南传统村落大型系列报道之八 草庙岭村：郭家大院盛唐名家

庭院深深锁春秋

9月11日傍晚,秋雨缠绵。薄雾霭中的草庙岭村,牛声哞哞,鸡犬相闻。

草庙岭村依山而建。站在坡顶,可以俯瞰村里的老宅建筑群——郭家大院。绿树掩映中,古宅鳞次栉比,五脊六兽端庄肃穆。青砖灰瓦,寂寂无声。郭家大院规模宏大,据村长郭兴爱介绍,郭家大院由1条主街道,4个门洞,8个大院组成。

到老宅的路如今几乎已经被泥石封死,需要手脚并用穿过泥泞的“野路”,才得以靠近这片古老而荒凉的建筑群。青砖黄墙,一种古朴厚重的感觉扑面而来。这几套大院均为砖木结构,墙体覆以黄土。门楼多用青砖垒成,极少雕刻,简约而朴实。

老宅的山墙,用一种叫“料姜石”的特殊石材一粒粒砌成,看上

去既美观又结实。据当地村民介绍,料姜石状如生姜,又叫“蛭石”,主要成分是碳酸钙,可以入药。这种石料虽然比普通石材软,但是不怕雨淋,是铺路、砌墙的上佳石材。

院子构造为典型的四合院,且院院相邻。走在院里,仿佛穿梭于迷宫之中。夜幕落下,空庭秋雨。除却青桐叶子上滴滴答答的雨声,老宅里一片寂静。墙边遗留下来的电表箱,证明着这里曾经的人烟。然而时光荏苒,曾经热闹的四合院,小孩子捉迷藏的街巷,以及炊烟袅袅的温馨,都像这院子中的荒草一样,被岁月深深地锁在了这里。

“东边那座是我家的房子,以前院里住着几十口人,热闹得很呢。”村民郭应堂说。3年前的一场大雨,老宅的主干道塌方,几座屋子也塌了,老房子里的住户全搬出去了。

郭子仪后裔在此繁衍

离郭家大院不远的坡顶,一座古朴的祠庙依山而建。

走进古庙,柏树森森。雕梁画栋,精致华美。看守古庙的是85岁的老人郭小娥。“这是圣母庙,也叫娘娘庙,元朝时候就有了。庙里供的主位是圣母娘娘。每到初一十五,都有很多人过来烧香。还有人大老远从三门峡专门赶过来呢!”

圣母庙正对着的是一座戏台。郭小娥说,每年清明,便是这里最热闹的古庙会。戏台上大戏连唱3天,热闹非凡,古庙里,虔诚祈福的香客络绎不绝。

庙里有多通古碑,字迹可辨。根据古碑记载,圣母庙约建于元至顺一年(公元1332年)前后,当时只是个小草庙,草庙岭村的村名就由此而来。

村民们说,自从先人迁到草庙岭村后,慢慢把小草庙扩建成一座大庙宇,直到今天的规模。“我们村的人90%以上都姓郭,是唐朝大将郭子仪的后代,我是郭家第55

代。”村民郭小卿告诉记者。

翻开郭氏家谱,“汾阳世第,盛唐名家”几个大字历历在目。根据家谱记载,草庙岭村这一支郭姓,是汾阳王郭子仪第六子郭暖的后裔。

“醉打金枝,说的就是我们的先人郭暖。当时他父亲郭子仪过七十大寿,升平公主不来祝寿,郭暖觉得很没面子,就动手打了公主。”看过戏曲《打金枝》的人,对郭暖都不陌生,他娶了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。公元800年,郭暖去世。到清朝康熙年间,郭氏家族的一支迁居到草庙岭村定居。

他们注重农桑,辛勤劳作,崇尚孔孟之道,饱读诗书,经过十几年的奋斗,郭氏家族日渐殷实。后来,该家族的郭尚德科考成名,被封“修职郎”,郭雄也金榜题名,郭家迎来双喜,并开始大兴土木,建起了四合大院;清乾隆元年,郭雄又被封为郾城、杞县儒学正堂,成为一方大儒,其间郭氏家族进行第二次扩建屋舍。



【河南省新闻名专栏】

翻开郭氏家谱,“汾阳世第,盛唐名家”几个大字历历在目。“醉打金枝”的主角郭暖,便是我们这一支郭姓的先人。”

洛阳市洛宁县底张乡草庙岭村的郭家大院,规模宏大却又朴实厚重。八套大院院院相邻,青砖灰瓦鳞次栉比。然而,它的四合院并不宽绰,青砖垒成的门楼极少有雕刻。大门上简单的“寿”字木雕,简约的镂空雕饰,粗壮的门柱,配上青砖黄墙,一种古朴厚重的感觉扑面而来。

“轰隆”一声,一座老宅的一角在这场连绵秋雨中惊心动魄地倒下。这座载有盛唐记忆的老院落,应该怎样走出风雨飘摇的困境?

郑州晚报记者
路文兵 文/图
洛宁报道

保护修复刻不容缓

即将离开郭家大院时,“轰隆”一声,一座老宅的一角在秋雨中惊心动魄地倒下。

“本身都是老宅子,又没有住人。这几年,几乎每场大雨都会让这片老宅坍塌一些。再这样塌下去,这片老宅就塌完了。”郭小卿惋惜地摇摇头。

站在高处望去,村里的灯火一盏盏亮起,而郭家大院的青砖黄墙和残垣断壁,已经完全被夜色淹没。

如今,草庙岭村已列入国

家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,郭家大院被列入洛阳市文物保护单位,圣母庙也被县里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“我们准备重修郭家大院,修复钟鼓楼,结合圣母庙,走一条‘特色产业+文化旅游+农家乐’的发展道路。规划局和设计院的人都来看过了,我们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做好规划,栽下梧桐树,这样才能引来金凤凰,通过招商引资来保护开发好草庙岭。”郭兴安说。



郭家大院如今已无人居住



圣母庙

专家观点:保护古村落需全社会参与

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、国家住建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罗德胤表示,像草庙岭村这种做好发展规划,积极寻求第三方甚至多方资本的发展思路,是传统村落保护开发的有效路径。

“一个古村落能保存下来,需要投入上千万甚至更多的资金,而开发传统村落所需的资金量更是庞大。古村落的保护以及开发,完全依靠政府显然是不可能的。社会资本参与是必然趋势。”罗德胤认为。